淡江時報 第 771 期

**第二十五屆五虎崗文學獎�新詩組佳作：少女烏魯木齊**

**瀛苑副刊**

文/徐家偉（中文系）
  
  
妳在那裡，
  
遙遠的思路盡頭，
  
想成一片廣大的南疆。
  
穿越了千佛洞三世宿緣；
  
飄來那孜然粉五味辛香。
  
我找到妳。
  
  
妳是否為我等待，
  
站成一株喀什噶爾的胡楊？
  
妳是否佇立紅山，
  
守護每個過客懷抱的希望？
  
不再有馬蹄，沒有三千里的長征，
  
只有渦輪引擎轟隆的旋轉。
  
兩個小時的時差可跨越一場冬季的白雪，
  
我的家鄉，在南方。
  
  
投入妳的懷抱，
  
妳的心是烏魯木齊。
  
我說，過客的面容憔悴，
  
失落在先進的二道橋與大巴扎，
  
五一夜市裡，那貪婪者和紮巴伊讓人恐懼；
  
妳說，我是南方來的春風，
  
吹醒了，南山牧場的疲憊瘦馬、
  
吹綠了，北園春市場的生澀甜瓜。
  
而我笑，想妳才是春風，
  
吹走我的憂愁，帶來我的夢。
  
妳贈我一塊&#39266，臨行前，說它能存得久長。
  
  
我在這裡，
  
隔著黑水溝，
  
想念三世宿緣的傳說，
  
想妳的眼淚，墜成一片塞里木湖。
  
妳說，我是那江南的楊柳，
  
溫柔地繫著烏魯木齊。
  
  
朔風起兮，睏酣嬌眼，飄散北方天空。
  
妳是否仍為我等待，
  
隨白樺林飄盪江南的夢……？
  
&#39266已風乾，我一口、一點，咀嚼遺憾。
  
  
註：1紮巴伊是醉漢的意思。
  
 2睏酣嬌眼，指楊花，纖維狀，白色，
  
 能透光。